

瓯韵

投稿邮箱:qtqbs6833448@126.com

家乡的老巷

■周春彤

我的老家有一条老巷,名叫“八洞”。那是一片巷子的总称,没有惊艳的典故,没有绝世的古居。常年晒不到阳光的拐角处点缀着些上阶的苔痕,入帘的草色。横横纵纵的土房子整整齐齐地排列着,留下一条条只容得下一辆电动三轮车通行的土路。那个年代还不流行电动,都是用脚蹬的那种,勤勤恳恳,一步一个脚印。

下雨天的时候,那段路格外艰难,本就不宽的巷弄,被车辙压过,凹出两条不窄的车辙,积水也随之而来。顺势柔软了那片本是坚硬顽强的路。却也在不大的地方看到了沧海桑田的形象转变。车辙如海,两边是山。山遇水,化而为海,海聚集,又堆积成山。

大多时候,那段路是友好的。赶上春夏,甚至可以说是极美的。每家每户门前都会有一排砖砌起来的花盆,像街道中间那些绿化一样,齐齐整整,那里是不种菜的,菜种在院子中,房前、屋后,外人是看不见、摸不着的。看得见的地方,种满或绮丽、或雍容的人间富贵花。耐寒的金光菊、百日草“步步高”、一文红蜀葵……每一种花的背后都是主人的志趣体现。侍弄花草,不图收获,养活一家子人,只为悦人悦己,活个精气神儿!当时最喜欢的是鸡冠花,像极了鸡冠,却又比真正的鸡冠要娇艳得多,绒厚得多,我总以为,那院子里的公鸡若真长出这般红丝绒的行头,怕是要高傲得不可一世吧?确实,鸡冠花总是笔直地立挺着,我是没见过它低过头颅。

巷子的尽头有个不大的小卖部,里面有奶片、薯片和AD钙奶。哦,零食!那是我童年的快乐源泉。现在已经很少能看到那样小的店了,更多是连锁的零食铺,开在每一个繁华的楼院街角,醒目的地方摆着的依然是那一排四瓶的AD钙奶,那个每每走过,我那两岁的儿子总会激动地叫出的饮料名称,那份欣喜,和当年的我一模一样。

我曾一度认为,“八洞”指向八个方向,四通八达,条条大路通老家。我不敢自己走,尤其是夜路,那里的夜格外黑又格外长,路的尽头是同样漆黑的公共厕所。“八洞”也越发具象化。深邃的路越发纵深,总也走不到头。我不喜欢这里的夜,上厕所需要勇气,需要克服怕黑的恐惧。幸好,我不常来。而姥姥,在这老巷里一住就是一辈子。不知道,她是否有如颜回一般的“陋巷”之乐?只记得,她每次笑着向我们挥手,嘴里喊着“早点回来”。

现在想来,“八洞”怎么也不像一个体面的名字,想到要问问母亲,是不是年幼的我执拗的曲解。“是八栋楼吗?”我惊讶于她的惊讶,惊讶于她和我一样不曾知晓问题的答案。那是她生命的伊始,伴她成长的家园啊!或许,是我期望太大,那个年代,本就纯粹。给道路命名,也只为排序,只为区分位置的姓名,其貌不扬,质朴无华。漂亮,在慌乱的年代,总是不能当饭吃。

我好似又看到了那片老巷,随着时代的齿轮快速更迭,经历着它的沧海桑田。那座承载它的城,从乡变成镇,从镇变成街道。我不知道该为它庆幸,还是为它悲伤?庆幸的是,它一直在变化,一直在成长。而悲伤,却是悲其终于不再独立,成了城的附庸。也许有一天,那老巷终将不复存在,而它活在那岁月之中,活在曾奔跑于那巷中生命的梦里,坚不可摧。

再爬塔山

■蔡仁伟

午后三时许,日光变得温软如蜜。秋风从瓯江上吹来,带着水气的清凉,拂过塔山大桥。

我们一家四口,从桥的北端起步,沿着那条被岁月磨得光润的石级,缓缓地向塔山上走去。石阶曲折,坡度不小,一半隐在茂密的草木深处,一半在陡峭的岩石上。

两旁的树是些常见的松树、苦竹,也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,枝叶葱葱郁郁地交织着,筛下一地斑驳陆离的光影。

小儿子的兴致最高,跑在前头,女儿紧随其后,不时的笑声,像一串串清脆的铃铛,撞在古老的石壁上,又弹回来,散在风里。

我和妻跟在后面,脚步是不慌不忙的。屈指一算,距离上一次攀爬一有十年的光景,那时是鹤城东路那边上去,一路上都在夸女儿爬得好!

今天这种闲眠的、无事挂心的漫步,本身便是一种难得的愉悦。什么都可以想,什么都可以不想,只觉得风钻进衬衫的缝隙里,爽爽的,“天凉好个秋”不假!

行到山腰,那座塔便从绿荫的顶端探出身来。塔是朴素的,带着一种历经风雨的沉静。

塔旁有一座凉亭,白墙黛瓦,飞檐翘角。旧时雅称“挹翠亭”,是何等风雅的名目,仿佛一伸手,便能将满山的青翠都挹入怀中。

如今篆体的“挹翠亭”,则多了几分敬慕与遥思。亭柱上刻着一副对联:“江上青峰入春海,亭中孤影月来时。”此刻虽无月,但立在亭中,看远处江流如带,青峰如黛,确也能感到一种时空交融的静谧。那“孤影”二字,倒不显凄清,反有一种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在。

就在挹翠亭正面的岩壁上,我们口中的“塔山”,其实另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,1931年徐桂馨刻“马鞍山”三大字,字径约一米,楷书阴刻,苍劲有力。这名字一起,眼前连绵的丘陵便顿时活了,果真像一具巨大的马鞍,安稳地搁置在瓯江之畔。

这里头有个古老的传说,说是一匹英姿飒飒的骏马,因眷恋此地的山水,甘愿化为山脉,永世守护。这塔,便恰似鞍上的一枚扣环,系着一段仙凡的因缘。望着那树,那山,那江,仿佛真能看见一匹策马奔腾的英姿。

再往左,便是观景台了。视野豁然开朗,整个青田县城,毫无保留地铺展在眼底。这景象,是颇令人心惊的。

儿时记忆里那个傍着瓯江的、稀疏落落的小城,已寻不见旧时模样。取而代之的,是鳞次栉比的高楼,像雨后拔节的春笋,闪着玻璃与金属的光泽。纵横的道路,是城市的血脉,车流穿梭其间,无声,却充满力量。

瓯江依旧明净,如一条碧绿的绸带,从楼群的缝隙间蜿蜒穿过,将这现代的气息,熨帖得柔和了许多。

妻子在一旁轻声感叹:“变得都快不认得了!”话里,有几分陌生,更有几分感叹岁月的飞逝……

下山时,夕阳已将西边的天空染成了温暖的橘色。江面上金波粼粼,对岸的东堡山也罩上了一层柔和的紫霭。

山风依旧轻柔,拂过发梢,也拂过这座熟悉的县城。

此番攀爬,像是赴了一场与旧时光的约会,又像是预习了一番新生活的图景。愉悦便在胸中满满地漾开,沉静而踏实。

回首石阶,塔山的剪影在暮色里愈发沉静,而那亭台的飞檐,依然倔强地翘望着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……

城门

■叶建芬

站在门前,定然会百感交集

为凯旋的军队欢呼

还是为牺牲的战士悲痛?

一个城市的心脏

由戴高乐广场向周围散射十二条大街

组成巴黎的交通大动脉

一扇门,永远敞开

圆基,方墙,拱门,历史博物馆

一组浮雕,就是一部宏大的战争史

出征,胜利,抵抗,和平

以及各大战役,可歌可泣

夜夜长明的灯盏,为无名的战士而亮

叱咤风云的法国君王拿破仑

迎接他的公主

婚车从凯旋门通过

一世枭雄的灵柩从凯旋门通过

民众的唏嘘与泪水

是心疼赞誉还是其他?

唯有香榭丽舍大街的法国梧桐

向世人,诉说沉浮

碎瓷

■林京勇

仿佛一窝遇水就活的鱼

层层叠叠,扎堆在干涸的泥层里

拂开厚实的尘土

断裂的伤口,谁来缝合?

古老的鳞片,遇水温润如玉

时间的镜面,见到太阳就闪闪发光

烟熏火燎的光阴,依稀可见

灵魂的本色与初心,沉寂无法改变

浪漫的铺展,是星星的谶语

随意的叠加,是生命的多重奏

曾经的遗弃,捡回来的都是宝

褪色的青春,我们又能捡回些什么?

风谷车

■季一梅

收割下来的稻谷

躺着日晒,风吹

辗转进风谷车

手摇

摇出稻谷沙漏

像个榨汁机过滤网

稻壳乘着风飞走

稻草留下

稻谷滚进箩筐

飘飞的稻壳,像下了一场黄色的雪

我的爷爷是一根老旧的扁担

我的奶奶是一张破旧的竹椅

童年的纸飞机又飞回我手里

乡里巴人的

慢时光(上)

■朱艺伟

去年深秋,出差到宁波兜溜了一段日子,挚友带我去了城市街巷转角处一家僻静的小餐馆,名曰“乡里巴人”,俗而质朴。

这是一个秋雨淅淅的黄昏,此细雨还蛮应意境的,“晚窗又听萧萧雨,一点昏灯相对愁。”

窗外的霓虹在暮色中次第亮起,像一串被风吹散的琉璃珠子,坠落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。挚友驱车带我穿过喧嚣的街道,停在街角那家“乡里巴人”门前,那竹编的灯笼在风中轻轻摇晃,暖黄的灯光像一泓澄澈清泉,瞬间浇灭了心中躁动的火苗。推开那扇雕花木门,檀香与食物的暖意扑面而来,仿佛穿越了时空的崇山峻岭,跌进了一处被时光遗忘的温柔乡。

朋友说,他第一次踏进“乡里巴人”也是在一个秋雨绵绵的傍晚。那天他因工作琐事烦心,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走到店门口,檐下悬挂的风铃叮叮作响,像是山涧清泉滴落的声响。服务员是一个会唱黄梅戏的安徽妹子,笑意盈盈地迎上来,她总能把一句寻常的“欢迎光临”说得像春燕呢喃。店内陈设古朴却不显陈旧,木桌木椅泛着温润的光泽,墙上挂着几幅水墨山水,墨色晕染处似有云雾缭绕。角落里一架古筝无人弹奏,琴弦却仿佛被窗外的雨丝拨动,在空气中流淌着无声的旋律。

我俩独自坐在窗边,看着玻璃上蜿蜒的水痕,仿佛看见自己这些年奔波的身影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不清。这时,店主老杨端着一壶茶走过来,紫砂壶在他手中像一件艺术品。“二位看起来像在想啥心事,试试我们的‘云雾茶’吧,茶汤清冽,最是解忧。”他的声音低沉温和,像深秋的落叶轻轻覆盖在冻土之上。茶盏捧在手心,热气氤氲间,茶香清雅如兰,入口微苦后的回甘,仿佛舌尖尝到了山间晨露的滋味。那一刻,我忽然意识到,原来自己早已习惯了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吞咽苦涩,却忘记了品味回甘需要耐心等待。

朋友说,他是忙里偷闲常来“乡里巴人”。这里的食物没有华丽精致的摆盘,却每一道都藏着匠心的温度。老杨的拿手菜“乡灶豆腐”,看似寻常的白豆腐,入口却层次分明:表层浸润了菌菇酱汁的鲜香,内里保留着豆浆天然的清甜,最妙的是豆腐中央藏着半颗腌渍梅子,酸甜在舌尖绽开时,竟让人想起童年夏日在老槐树下嚼梅子的时光。还有那道“山野时蔬”,食材皆是当季采摘,菠菜的嫩绿、胡萝卜的橙红、菌菇的褐黄交错铺陈,朴素的颜色却让人眼前一亮。老杨说,做菜如做人,最忌用力过猛,顺其自然方能得真味。

与“乡里巴人”的交集,不仅在于味蕾的满足,更在于这里人与人的相遇。就像在某个秋夜,我在吧台偶遇了文友阿海。他正伏案写着什么,面前搁着一杯冷掉的咖啡,却浑然不觉。我认出他是因为曾在一个文学论坛上读过他的散文和诗歌,文字如溪水般清澈,总能在琐碎日常中捕捉诗意。交谈中得知,他常来此寻找写作的灵感。他说:“这里的氛围像一块吸铁石,能把四处飘散的思绪聚拢起来。”后来我俩常一同坐在藤编的吊篮椅里,阿海会讲他在宁波乡下采风时遇到的采茶老人,如何在晨雾中采摘茶叶,如何用陶罐煨茶,火光映着皱纹里的故事;我也会分享在都市中观察到的细微温情,比如咖啡屋里陌生人递来的一杯咖啡,比如暴雨中共享一把伞的陌生人。这些碎片在“乡里巴人”的暖光下,渐渐拼凑成关于“放松”的温暖轮廓。

阿海曾赠我一本他手抄的诗集,扉页上写着:“快意人生不是逃离,而是以从容之心,在尘世中辟出一方净土。”这句话让我想起“乡里巴人”的庭院。那里有一方小小的天井,老杨用青砖砌成曲径,种着几株竹子,竹影婆娑间挂着风铃。夏日午后,常有老人携孙儿在此闲坐,孩童用竹筒接雨水嬉戏,老人则慢悠悠地摇着自编的蒲扇,讲述着他们记忆中的旧时光。风掠过时,竹叶沙沙作响,风铃叮咚,孩童的笑声与老人的絮语交织,仿佛时光在此处打了个旋涡,慢了下来。

老杨告诉我,庭院的设计灵感源自《庄子·逍遥游》。他说:“鲲鹏翱翔九天是逍遥,蜩与学鸠在林间跳跃亦是逍遥。逍遥不在远方,而在心境的辽阔。”我曾问他为何将饭店取名“乡里巴人”,他笑着说自己本来就是乡下人,童年、少年、青年的时光全在乡下度过的,这是最逍遥自在、难忘的时光,没有追逐功利的疲惫不堪,只有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自得自乐;接着,他又指了指墙上的水墨画——画中一老者独坐舟头垂钓,身旁无鱼篓,却闭目含笑。后来我才悟得,他所谓的“逍遥”是放下功利心的自在,是享受过程本身的从容。就像老杨做菜从不用速成调料,豆腐要自己用石磨磨出来,酱汁要慢慢熬,等待发酵的时光里,他总说:“急不得,好滋味都是岁月酿出来的。”

在“乡里巴人”的慢时光里,我学会了观察生活的褶皱。比如服务员安徽妹子擦拭桌子的动作,她总顺着木纹的方向缓缓移动,仿佛在抚摸一件珍贵的古器;比如厨房里飘来的烟火气,时而有油爆葱姜的脆响,时而有蒸笼掀开时白雾升腾的朦胧。这些细微的声响与画面,像一首无字的诗,让人在浮躁的都市中找到锚定心灵的坐标。

在之后日子里,每当饥肠辘辘时,我都会想起“乡里巴人”。客人离开后,店内只剩老杨一人在收拾残局。此时,他见还有人来店里,却并未招呼客人点餐,知道客人是因为俄才进店,便从灶台上端来一碗刚煮好的面。“夜归人最宜吃热汤面,驱寒又暖心。”面条是手擀的,宽厚而筋道,汤底用鸡汤熬制,浮着几片青菜与菌菇。客人埋头吃面时,而老杨则坐在我对面,静静看着窗外,偶尔和我聊上几句。霓虹灯的光影在他脸上流转,却照不亮他眼底的沉静。那一刻我突然明白,他经营这家店,何尝不是在烹煮自己的人生?每一道菜都是他对“自得”的注解,每一句问候都是他传递的温度。